

揭秘中国富豪家族三大来源

专家认为,须限制政商结盟

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,未来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。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,以下两大方法,足资借鉴: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,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。

中国富豪家族的来源

中国的富豪家族,主要有三大来源。

其一为草根崛起。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。其特点是,白手起家,几乎没有任何背景,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,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,造就财富家族。

在浙商中,茅氏商业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,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,最后成为行业龙头;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,另起炉灶。

在广东商人中,卢氏兄弟历经十多年奋斗,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,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庭。而在内地,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,也有类似创业经历,不同的是,刘氏兄弟后来分家,形成了泛商业家族。

这类商人,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,其从事的行业,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。

新富家族的未来

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,在未来产生的影响,将是多方面的。

在发达的商业国家,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,非常少见。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,他们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,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。

相反,在日本、韩国等东亚国家,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,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,韩国的三星集团,已到了第三世,日本的三菱、住友,更是数世传承。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,很有可能如日韩。

但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,在近几年中,频频出现危机,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所鉴。现代集团的崛起,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,但是,“政治献金”事件,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。在日本亦如此,而被称为“新时代首相”的鸠山,其使命之一,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。

其二为体制内起步,以商人终结,或者本身亦官亦商。

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。其特点是,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,后来通过改制,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。

最为典型的,在中国大陆当数 TCL 的李东生。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,通过增量式改革,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,李亦成为大陆首富。而在青岛,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,转变为独立的商人。

其三为红色家族。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,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,故起步高,容易获得社会资源。

这些红色商业家族,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、基础产业、能源等产业。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。

先天的出身差异,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。出身豪门家族,在人生的起点上,就赢了第一步。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,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。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,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。

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,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,更是占尽先天优势,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,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。有无政治背景,而非有无经营才能,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,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。

在国外,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,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,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。

在未来,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,以上两大方法,足资借鉴。

据《半月谈》

中国富人财产有些来自官道黑道

孙大午

巴菲特来华劝捐,他的愿望是好的,可惜不了解我们的情况:现在所谓的富人,甚至那些在财富榜上的企业家,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富人。

巴菲特本身是富人,但他与国内的富人不是一个群体,所处的环境也没有可比性。国内的有些企业家所拥有的财产,是官道来的、黑道来的,他们好不容易挣来这些资产,要他们捐回去是非常困难的。

财富来源的不同,是导致人们精神层次不同的根本原因。巴菲特也好,比尔·盖茨也好,他们的捐款行为,不是因为强迫,自身没有怨言,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首先是社会的受惠者,之后才是社会的捐助者。

这两年,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捐款的很多,可是我们认真研究这些捐款,有多少是出自于捐献的本心?这些企业家捐款的动力是什么?很多企业似乎并不是像巴菲特那样,把钱捐出来,就是为了回馈社会,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。比如一个企业,捐了1亿元,很快就多收入了8亿元;最近南方有个报道,说一个企业家捐了1000万元,成了当地的人大代表;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企业,捐款的受益非常巨大,有的企业捐款之后,政府批给它土地,原本市值每亩60万元的土地,这个企业只花了每亩5万元的微小代价就拿到了;更有甚者,通过捐款,企业的品牌响了,上千亩的土地都可能零地价获得,这是多么巨大的收益!这些企业家的捐款,是带有功利

性质的,是为了拿地、贷款和免税,这与巴菲特所号召的回报社会、纯公益性质的捐款完全是两回事。

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,企业家的财富阳光化,人们才会自发自愿地为社会做贡献,包括捐款。

市场经济,必须在阳光下运行。市场经济不是阴暗的、黑道来的,不会彰显灰色地带,更不会出现大量的灰色的经济往来,特别是民众不会对这种灰色的经济往来熟视无睹,习以为常。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,即劳动力、土地和金融。目前在我们国家,只有劳动力实现了部分的市场化,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,但现在好多人拼了命也要考公务员、进国企,是因为在劳动力方面,我们也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。土地、金融的市场化就更谈不上,都在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时候,这些企业家行为都无所谓正义不正义:如果我要拿地,就要走灰色的道路,否则我可能就拿不到。资源是政府在配置。这样,在市场经济的三要素里,很多主导权并不在市场,所以企业家不正当的利益诉求与官员的权力寻租就变得习以为常。

当然,我们也有阳光化的企业家,有无私奉献的巨富捐助者,但总觉得太少,寥若晨星,形不成一个财富阳光化的群体。我们敬佩阳光化的企业家,尊敬他们的无私奉献,但遗憾的是沙里淘金,没有代表性。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

